

## 《江阴东兴缪氏家集》序

虞万里

【摘要】《江阴东兴缪氏家集》系由缪氏族裔辑集的有关东兴缪氏祖训、传记、像赞、祠堂、艺文、杂志等文献。本文略考唐代家集起源、宋代家谱递嬗、明清家集之繁盛与演变，揭橥缪氏一族之忠烈史迹、科举盛事，以及《缪氏家集》中许多不为别集、总集所收的珍贵史料，以彰显此书在“家集”之形式和组织、汇聚一族文献上之独特面貌。其所收所存之制诰、家训、传记、诗文，不仅是一族一姓之文献，也是一地之乡邦文献，同时也是一朝一世总集之局部文献。

【关键词】家集；家谱；东兴；缪氏；文献

【中图分类号】K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3)03—0070—06

【作者简介】虞万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00235

家集者，合一族两人以上之诗文者也，其溯远，其事亦变而纷，纷且杂矣。昔萧梁之世，萧氏、刘氏、王氏，皆一门累世数十人有集，而今存阮《录》六七百种，<sup>①</sup>竟无兄弟父子祖孙同集者。《四库》收《二皇甫集》七卷，录皇甫冉、皇甫曾兄弟之诗，出于异代刘润之之手，盖冉本有集三卷，曾有集一卷，刘则掇集遗佚也。唯《窦氏联珠集》五卷，辑拾遗窦叔向五子常、牟、群、庠、巩之诗，乃同代西江褚藏言所辑。<sup>②</sup>然常、牟等五人原亦有集行世，如常有集十八卷；牟有文集十卷，未暇编录；群虽文集散落，而有《史记名臣疏》三十四卷；庠“著述亦多”，巩亦“文集散落”。<sup>③</sup>《新唐书·窦群传》“兄常、牟，弟庠、巩皆为郎，工词章，为《联珠集》行于时，义取昆弟若五星然”，<sup>④</sup>此宋人载笔，然计有功《唐诗纪事》亦作“行于时”，<sup>⑤</sup>盖转录唐人之笔，皆避太宗讳，知藏言辑集《窦氏联珠集》事，唐人已记而传之。唯褚辑《联珠》，独录窦氏兄弟之诗，盖唐风使然。南宋初，胡安国辑《二程文集》十三卷，时距明道、伊川谢世不久。庆元中临江守王蘧编《清江三孔集》四十卷，时已在三孔后百余年，或以山谷尝有“二苏联璧，三孔分鼎”之语，<sup>⑥</sup>遂仿藏言《联珠》者欤？然《三孔集》于文仲、武仲、平仲诗之外，兼收制状书启，虽较《联珠》更进，亦宋风使然也。咸淳中，刘元高辑刘涣、刘恕、刘羲仲祖孙三代之文为《三刘家集》一卷，夫涣、恕、羲仲三代博闻有史才，名著公卿间，唯宋末遗文坠失，哀拾残余，仅一卷而已，可不惜哉。《二程文集》，理学家所编，彰道统，传圣贤也；《三孔文集》，宰守所编，表乡贤，征地灵也；《三刘家集》，裔孙所编，追孝思，树家声也。尤其元高所纂以“家集”名，已奠定家集一体之名。

赵宋一朝，有关于氏族盛衰者，即谱学出现极大之转换。隋唐以前六朝之修谱，多以阅阅高下相矜，至林宝纂辑《姓纂》，犹有遗意。五代兵燹之后，谱牒荡尽，宋代官修公谱废绝，族姓家谱肇兴。

① 参见《隋书·经籍志》及任莉莉《七录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301页。

② 褚藏言云：“联珠之义，盖取一家之言，以偕列郎署，法五星如联珠星。星，郎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1332册，第358页下。

③ 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0—248页。

④ 《新唐书·窦群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册，第5244页。

⑤ 计有功：《唐诗纪事》卷31，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第482页。

⑥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页。

名公巨卿若欧阳修、苏洵、朱熹等亦多为谱学发凡起例，制纲定纪。于时之家谱，姓氏世系、像赞谱名、坟茔祠堂而外，亦辑家训家戒、宗规族约、行实传记、艺文翰墨，更有朝廷、官府颁给谱主之诰敕诏谕等。以致明代张天师世家，专集录明太祖以来历朝诰敕谕旨赞祭之文为《皇明恩世录》九卷，编入《道藏》，此虽得天独厚，却亦因于家谱盛衰转捩之缘。由家谱艺文延展，宋明间复有郡邑、山志、寺观文献之汇编，如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郑虎臣《吴都文粹》、林表民《赤城集》、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及朱象先《古楼观紫云衍庆集》等。

明清以还，家集之纂受家谱、郡邑汇编之影响，不仅势若茶火，且亦名目繁夥。就中固以家集为正名而最多，如《安成周氏家集》（明周家编，收周庄、周庸、周永锡、周方正、周静诗文共八卷，清钞本）、《江都焦氏家集》（清焦循编，收焦轼、焦兆熊、焦轮、焦继辙、焦汝敷、焦永等人诗文，钞本）等，然亦称合集，如《且齋合集》（收清汪天佑、汪天麟二人之诗），亦称合钞，如《增订桃潭合钞》（清汪槩编，辑清汪士奇以下至槩所著诗），亦称合编，如《常氏遗草合编》（清常景森编，收清常琬以下十五人之诗），亦称合刻，如《胶山安氏合刻》（清安吉编，收明安国、安如山、安希范至清安夏、安期十二人之诗），亦称合刊，如《徐氏遗箸合刊》（徐永祺等辑，收徐芝、徐嘉瑞之文及随笔），或著世系，如《卜氏三世诗草》（收卜梦人、卜宁人、卜祚光三世之诗）、《其顺堂三世遗诗》（张象恩编，收清朱纬、朱令昭、朱倬三世之诗）、《李氏七叶诗存》（清李元庚自编祖上挺秀、孙伟、嘉禄、蟠枢、蒸、长发及己之所作）、《祖孙合稿》（收清顾鸿、顾书绅诗文），或安雅词，如《夏氏桥梓合稿》（夏慎大编，收其父夏文莼与己之诗），或用合称，如《嘉定侯氏三先生集》（亦有作《嘉定侯氏三忠集》，皆钞本）、《吕氏三姊妹集》（辑吕湘、吕清扬、吕兰清之词稿），或袭语典，如《种竹轩闺秀联珠集》（收清王琼、王乃德、王乃容、季芳之诗）、《昭文邵氏联珠集》（邵震亨编，收清邵齐烈、齐焘、齐熊、齐然、齐鳌兄弟五人之诗，稿本），他如全集、遗集、遗稿、合璧、世刻、汇钞、文汇、弓冶集等等，名目虽难以一一，内涵却不过尔尔，皆荟萃一家一族艺文者也。唯明清之家集，多仅收艺文，偶有附以佚闻、志铭、杂录（如陈诗编《金氏二妙集》后附陈诗所辑《金氏佚闻》一卷；明姚阶辑刻《姚氏世刻》，所收姚黼、姚绶、姚甸、姚惟芹诗文，各人后附有杂志、志铭、济美录等）者，是乃远绍《联珠》，纯然家集也。至有合家集与族谱之长，复益以郡邑、山志文献之美者，《江阴东兴缪氏家集》是也。

《江阴东兴缪氏家集》，乃东兴缪氏一族之文献也。缪氏之先，相传出于兰陵缪生，而年代绵邈，世系难稽，其可溯者，以元末缪全一为确然始祖。自后支派勃兴，子孙繁衍，传至于今，二十余世，散居于江阴、张家港、常熟、苏州、镇江等地，历明清而皆为当地望族，盛昌不衰。其间有进士十三，举人四，拔贡一；族人之著述二百余部。地灵人杰，亦可谓猗欤盛哉。夫族谱之世系支脉，名字排行，旁行斜上，连篇累牍，非有稽于谱主者，固觉词费；而家集之无传记、世系、交友，读其诗文而难以知人论世，故《缪氏家集》出焉。《家集》分为一、制诰篇，二、祖训篇，三、传记篇，四、像赞篇，五、祠堂篇，六、艺文篇，七、杂志篇。律以篇制，固不出谱录之外；究以情实，则诚有家集之用。创其体者，缪氏十九世裔孙缪楷也。楷字少修，号啸仙。甫成童即能诵十三经。受业于陈名典、黄以周、林颐山等名儒，光绪丁酉拔贡，廷试后授直隶州州判。著有《尔雅稗疏》二十卷、《诗经大义述》八卷等十余种。盖其天性聪颖，浸润名门，复受教鸿硕，经纶四部，故综合谱牒、家集之体而成此书。

集分七篇，篇各有楷序，明其旨意。《制诰篇序》云：“顾以丝纶之重，祖宗躬膺褒宠，而子孙视若弁髦，可乎？”编此制文，“庶几垂之后祀，俾共知我族风流人物照耀千古，五服五章以命有德，固不徒藉紫泥白麻，以为荣宠已也。”<sup>①</sup>制诰虽非家族艺文，却为一族之荣宠所系，故置之第一。《祖训篇序》云：“伏读文贞公以下诸祖训，知我家家法，非近世士大夫所能及。其言皆圣贤之旨，而出之以平易，不苟为过高之论。所谓上智莫能外者，下愚亦可企而及。至于敦本重伦，祛浮崇实，尤拳拳三致意焉。”祖训为兴家教族，守先佑后之家宝，孝子贤孙，不可须臾离，故次于《制诰》。《传记篇序》云：“我族自全一公缔造室家……其后文贞公文章忠节，照耀史编……外此或为经师，或为循吏，或蜚声

① 七篇之序文皆见《江阴东兴缪氏家集》各篇之前。

于艺苑,或播誉于儒林,或以义行流芳,或以方术名世,载在志乘者,又彰彰可考。百世下犹当闻风兴起,岂徒曰增光家乘而已哉?《传记篇》包涵传状、墓志、年谱,一族史传,散在志乘,稽考不易,都为一集,俾“后之人读是编者”,可“思祖德宗功之所在”,亦守先佑后之法也,虽非皆缪氏子孙所撰,乌可听其散佚,故哀而次于《祖训》。《像赞篇序》云,古者“尸礼废而像事兴”,其功用一以“照法戒”,一以“隆敬养”,冀后之览者,“可以瞿然而兴”,故集而次于《传记》。《祠堂篇序》云:虽“今日所有之宗祠、支祠,非昔日之家庙”,然匾额楹联,义田碑记,有足以使子孙读而兴起者,故辑集之次于《像赞》。制诰也,祖训也,传记也,像赞也,祠堂也,或朝廷所颁,或名流所撰,或祖宗所训,或先人所戒,要皆标宗族之大纛,读艺文之铃键也。艺文为《家集》之大宗,一书之主干,其又分为内外集,内集为缪氏二世至二十一世之赋文、书信、诗词,外集则为公卿名流为缪氏历世著作所撰之序跋及酬唱诗词、往返书函。《艺文篇序》云:“我族自文贞公以忠义之气发为大文,其所作皆可泣可歌,足以廉顽立懦。其后先河公、约轩公、以直公皆究心理学,多躬行实践之文。觉轩公以经术饰吏治,慈祥恺恻,仁人之言藹如,外之或跌宕词场,流连风景,亦皆陵轹汉魏,出入唐宋,不懈而及于古。”此以先人艺文,出入经史,称雄词场,有足多者,惜“作之者多而传之者甚少”,“乃者欲网罗散失,而全书多佚不传,其断圭残璧之见于他籍者,十分又未得一二。故稍稍收集之,佐以新辑”,成《艺文》内外集。以一兴盛六七百年之望族,与累朝巨卿、鸿儒、名士往来酬接,其间轶闻逸事、嘉言懿行,又岂家传、艺文等所能尽之?故汇而萃之,以为《杂志》,“庶几族中之事,洪纤毕举,总括靡遗,亦征文考献之一盛事也”。

百年之后,楷族孙幸龙有慨于家世之隆,世济之美,著作之盛也,奋而继起,董理其书。复奔走南北,求索东西,举凡先贤希珍著作及东兴缪氏逸文嘉言传闻遗珍,无不钞录影印,日升星落,冬去夏临,撮先贤之落英,补前修之未密,经其拓绪集腋,使《家集》颇多增扩,若艺文内集百余万字,艺文外集十八万字,十九皆其所集。即楷所辑吴门文献不足五千字,今则已逾五十万言,此非唯存一族之典献,抑亦备一地之文苑也。幸龙复又辑录《缪氏源流备考》、《东兴缪氏历次修谱序跋、凡例、考证》与《外人评说东兴缪氏》,间予考证按断,为附录以殿焉。此固为研氏姓、读家集者之津渡,亦治谱牒学与地方史者之璞玉也。总《家集》之篇幅,煌煌二百余万言,俨然已为明清以还家集之巨观。

东兴缪氏一族绵延四朝六七百年,芳枝交错,瓜瓞繁盛;《缪氏家集》一书,族史完整,艺文灿然。若挹碑志传记以注诗文辞赋,则其文之温柔敦厚、忠贞正贬灼然可感;援辞赋诗文以注传记碑志,则其人之精神文采跃然目前。

缪氏家族绵延二十一世,忠烈英杰,代有其人,就中最知名最杰出且彪炳史册者,当推九世祖缪文贞公昌期。公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屡试不第,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始及第,时已五十二岁。殿试三甲五十四名,馆选第七名。方入馆,即以疾言“挺击”之议遭忌,及散馆授编修,未到职而促装南归。熹宗即位,启程北上。立朝持正不阿,尽言无讳,激扬讽议,颇匡时政。由是忤阉党,被目为东林党智多星。旋上疏乞假归,杜门不出。阉党衔恨不置,诬公赃三千,矫旨勒令致仕。复劾其削籍犹冠盖延宾,逮下狱。临行与高攀龙饮别舟中。攀龙云:“我辈处常胜之局,小人败,我辈胜;我辈败,青史上毕竟我辈胜!”豪气不折,快语淋漓。既至京,备受酷刑,“骨节尽断,肌肉不留”,竟毙狱中。“事闻朝野,气谊之士靡不为之痛哭”。相传其歿时,狱中有白气贯天。阅五日,王恭厂被灾,石飞木拔,人咸以为忠烈所感。十八世孙缪之镕为撰《缪文贞公年谱》,缪楷又广征史志、碑志,撰《文贞公编年纪事》,感叹“天下之乱不在草野,即在朝廷。当其乱之既兴,即有奋不顾身之士捐躯报国,而于国事究何所补?此固古今所同慨,而吾族又有隐痛焉”。文贞公之惨死,固系于魏党罗织之毒祸,乃启楨史乘之一叶。顺治初,清兵攻江阴,族裔钟粹佐阎忠烈公应元守城,多有奇策。及城将破,忠烈知不能守,谓钟粹曰:“若城不保,君何以处之?”钟粹曰:“有死无二。”忠烈曰:“实获我心。然君有母,岂可死乎?”钟粹曰:“吾母素明大义,我死,母尚可生,否则必先我而死,况吾有子可以奉养,吾志决矣。”忠烈壮其言而叹之曰:“语云‘有贤母乃有令子’,今于君益信。”未几城破,与弟钟祥、钟俊等一族十余人皆随阎公殉节,盖子死父,妇死夫,弟死兄,仆死主,无不视死如归。咸同

间,因太平天国之乱而殉难者又三十七人。数一族之忠烈,赤胆悬城,英气贯天,享祀宗祠,辉映史册。楷感念先人之忠魂横遭于阹党、乱世、寇乱也,乃疾言:“夫以不必死、不当死之人,犹且捐一死以明其志,则彼义所当死者,苟人人抱此敢死之心,以求济其事,天下之乱,又何自而兴乎?余是以既痛死者之可惜,而又不能不叹其所系者重也。然死者既已身之不惜矣,而又何论乎身后之名?虽事定之后,朝廷各有旌忠之典,而或亦有及有不及焉。则夫已旌者,固可慰忠魂于地下,而湮没不彰者,又何可胜悼耶?”<sup>①</sup>言之和泪拌血,非有切肤之痛者所不能道也。江阴一地,缪氏一族,数百年间,亦可鉴观两朝朝野历史节点之片段,则《家集》不啻野乘一部也。

忠烈之可歌可泣者外,抑又有桂林之可羨可敬者焉。自全一公隐德耕读,泽及后世,历明清二朝,缪氏苏州一支,先后有进士十,举人二。若缪彤者,万历辛丑进士缪国维之孙,孝悌而友于兄弟,敏异而早擅文誉,中康熙丁未科状元,授翰林院编修,升侍讲,旋以丁忧辞归,遂里居不出,以课文讲学为务。复兴办三畏书院,刊明儒曹月川《家规》、蔡虚斋《密箴》、刘念台《证人会约》等,其旨趣薪向可知矣。所著《双泉堂集》四十二卷,希见人世,楷亦谓无可考,今幸龙得之于北京,为海内孤本残卷。所存丁未殿试对策及会试五策,极为珍贵。至缪国维《缪西垣文集》,全本得之于台湾,缪曰藻《敬米斋笔记》、《朴巢偶笔》为抄稿本,缪嗣寅《小谷诗稿》、缪宗俨《桐村诗稿》、缪宗侃《迂壑诗稿》为善本,皆世所难睹,今并萃会一书。

缪氏一族著述繁多,除今已辑录《家集》者外,散佚不少。金粟香《江阴艺文志》已著录缪氏著作多种,而缪楷于《经余随笔》中举金氏漏载之缪氏族人著作达七十余种。今《家集》完整辑入者二十四部,散入各类者六部,其中多种皆已列为善本,难以一睹。抑不仅如此,其族之进士举人,仕宦四方,交接宰执,酬对英妙,故其志铭传状,多出名公之手,诗词赓唱,吟自才子之口,鸿雁往返,常系硕儒之笔。比而数之,若梅鼎祚、叶向高、朱国桢、陈继儒、高攀龙、左光斗、孙承宗、周延儒、钱谦益、钱陆灿、计东、韩菼、尤侗、徐干学、张英、陈廷敬、毛奇龄、王云锦、卢文弨、彭绍升、王昶、吴锡麒、江沅、李兆洛、吴荣光、沈葆楨、谢庭兰、翁同龢、缪荃孙、冯煦、清宗室溥良、丁传靖、邹弢、肃亲王善耆、刘世珩、孙雄、冒广生、顾颉刚、陈钟凡等,指不胜数,前后数百年,皆极一时之选。凡此奇文峻笔,除缪楷与缪幸龙前后从各家文集辑录者外,大多存于缪氏谱牒之中,而不无失载于各家文集之内,聊举数例于下:

如名震寰宇、著作等身之钱牧斋,曾有《江上宿缪西溪从野堂故人及诸郎君置酒感叹而作》一诗见于《初学集》卷二十,《闾庄派九世缪昌期族称文贞公行状》一文见于《初学集》卷四十八,<sup>②</sup>而为缪畴作《缪母张太孺人六秩寿序》、《缪祉生〈视烈草〉序》及《与缪当时书》三篇,钱氏生前手定之《初学集》、《有学集》不收,身后他人所辑之《钱牧斋先生尺牍》、《牧斋有学集文钞补遗》、《有学集文集补遗》、《牧斋外集》、《牧斋集补》均不录,即钱仲联之《牧斋集再补》,仍未辑得。<sup>③</sup>其《寿序》云:“余与江阴缪文贞公先后官词垣,同著党籍,海内称之曰‘钱缪’。”<sup>④</sup>天作之合,令人哑然,是亦当时一典实也。至缪畴手次后母张孺人美行而请序于牧斋,足见缪氏闺门风教,故牧斋特拈出《列女传》中齐义继母而极称扬之。此于史实为难得而于风教则不可少之文也。

新编《顾颉刚全集》煌煌六十二册,亦可谓全矣。然其《顾颉刚书信集》五卷,亦失载与缪廷梁二书。《家集》据《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中辑录1947年6月17日和1948年1月13日顾致缪两函。兹据原影印件校录如下:

镇藩学长惠鉴:吴氏所藏元版《吕氏春秋》一书,经刚介绍由贵馆收购,至为感幸。惟该款肆百伍拾万元迄未寄到,特此奉函,请囑会计科速寄,以应需要。弟近日在苏,半月内当不出门

① 缪楷语皆见《传记篇·忠行录序》。

②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690页;中册,第1245-1251页。

③ 诸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之《牧斋杂著》。

④ 见《江阴东兴缪氏家集》第6篇《艺文外集·书信文章》。按,钱、缪二人之交谊,从钱谦益《赠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缪公行状》“予两人同里同馆同志同隶党籍”一语中可以概见。

也。勿此，敬祝

夏祺

弟顾颉刚顿首。六月十七日。

又：

镇藩学长大鉴：顷与新亚书店谈及车票，渠等谓与京沪路营业所相熟，可以退票，特此囑人趋前，如该票尊处无法处理，即请交与，以便交涉。至该票之价，弟明日当走送也。勿此，敬祝

撰祺 弟顾颉刚顿首

(民国)卅七(年)一(月)十三(日)<sup>①</sup>

检《顾颉刚日记》，1947年6月17日星期二(四月廿九)下云：“又曾来，为写缪镇藩信。”1948年1月13日星期二(十二月初三)下云：“写镇藩信。”<sup>②</sup>与此两函日期相合。前函谈为南京图书馆(后即中央图书馆)山西路分馆购元版《吕氏春秋》事。盖廷梁时为分馆馆长，为图书馆竭力收购善本。元版《吕氏春秋》甚希见，清吴騫拜经楼曾藏一部，后归上海图书馆。<sup>③</sup>书市流转稍多者为元刊明补本。今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元至正间嘉兴路总管刘贞刊明修补本。<sup>④</sup>顾颉刚简介与缪廷梁所购之“吴本”元版究系何本，颇难质指。若吴騫本，何以辗转入上图，若系元刊明补本，后为携往台湾，是则所谓吴本为谁，犹待新证。后函所言其购买车票退票事，殆系前二日(1月11日)顾在中央图书馆参观版本展览，晚上蒋慰堂主持宴客，缪镇藩、李济、钱钟书等同席。时或托缪购票。明日(12日)，顾得知缪已为代购，而已已不需此票，因有此函请退票事。<sup>⑤</sup>两函所载皆学林往事，非唯见两人之交情，<sup>⑥</sup>亦可觐古书流转之细节。

若王云锦者，康熙丙戌科状元、翰林修撰，曾提督陕西学政并参与《康熙字典》编纂，<sup>⑦</sup>所著《秋林集》今已不传。故《家集·艺文外集》录其所作《缪旭初六十寿序》一文，与《詹詹吟稿(章性良著)序》、《香圃诗钞(张霁著)后序》两篇，<sup>⑧</sup>皆可视为珍贵之云锦一片，秋林一枝。谢庭兰系缪家姻亲，《艺文外集》录其序跋多篇：《〈缪文贞公集〉序》、《缪炼卿〈怡园读史绪论〉序》、《缪炼卿〈箕裘集诗钞〉序》、《醒园诗序》、《天香山馆记》等，今《湘谷初稿》卷六收《〈缪文贞公集〉序》、《醒园诗序》两篇，《怡园读史》、《箕裘集》二序仅见于原书前，《天香山馆记》亦失收。《壶行录》录谢庭兰《闾庄派丹徒支十七世锡书公元配余夫人传》，《湘谷续稿》卷六作《缪母家传》，<sup>⑨</sup>文字则同。幸龙从《陈无择医学全书》中辑录江沅《缪问释宋·陈无择〈三因司天方〉叙》一篇，今江沅《染香盒集》不收；<sup>⑩</sup>从《金山志》辑录冯煦序文，今冯氏《蒿盒类纂》、《续纂》皆失载。<sup>⑪</sup>《壶行录》从《(润州)缪氏宗谱》辑录缪荃孙《闾庄派丹徒支十八世炼卿公元配徐夫人传》，今《艺风堂文集》、《艺风堂文续集》皆失载。<sup>⑫</sup>

① 赵一生、王翼奇主编《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第855-856页。

②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6，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7、214页。

③ 吴騫：《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4，中华书局1995年影印本，第646页。《中国古籍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子部上册，第496页。

④ 见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93年版，子部第2册，第360页。

⑤ 具体前后之事参见顾颉刚1948年1月11日至13日日记，《顾颉刚日记》卷6，213-214页。

⑥ 据顾颉刚日记，顾、缪两人早于1925年前即相识相交。顾日记1925年5月7日云：“缪廷梁君来谈。”10日记云：“到会贤堂，为缪镇藩兄邀宴。”《顾颉刚日记》卷1，第615-616页。至1951年7月14日云：“到山西路南京图书馆访缪镇藩，并晤王纪玉。”7月15日又记：“缪镇藩偕其陈氏外孙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犹往来密切，是前后交往有三四十年之久。《顾颉刚日记》卷7，第86-87页。

⑦ 生平参见笔者《康熙字典总阅官、纂修官行历考实》，《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4辑，收入《榆枋斋学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下册，第843-882页。

⑧ 《詹詹吟稿》四卷，南京图书馆所藏康熙四十七年原刻本，张霁《香圃诗钞》六卷，康熙五十年刊本。皆转见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上册，第197、312页。

⑨ 谢庭兰《湘谷初稿》、《湘谷续稿》，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相应页码，下同。

⑩ 江沅：《染香盒集》，《清代诗文集汇编》484册作《江先生诗古文词遗集》。

⑪ 冯煦：《蒿盒类纂》、《续纂》，《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7册。

⑫ 缪荃孙：《艺风堂文集》、《艺风堂文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6册。

### 《江阴东兴缪氏家集》序

《艺文外集》收录明清二代文人序跋一百零二首，书函三十五通，诗词酬唱、题赠之作一千二百余首，《传记篇》碑志行状之作者亦多为名流贤达。就中有集而未必收入集中者如上所征，则其无集者若陶光祚、刘巽、金慰祖、卞儒清、俞钟颖、陆光岳、曾冠章、尹恭保、王政谦等数十百人之作，皆可备常熟、江阴、苏州、镇江等乡邦文献乃至明清诗词文总集之征，是岂一家一族一姓之集之谱之史而已哉！

予与东兴缪族未有因缘，唯《家集》将付梓，缪幸龙藉予友叶舟兄来征一言，殆以予与征文考献有不解之缘，是亦有因之因，无缘之缘也。遂为叙古来家集颠末、缪氏一族忠烈事迹与其艺文文献价值，以及纂辑《家集》慧心巧思与奔走辛劳诸端，聊当啁引云尔。

〔本书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3年秋季出版。〕

（责任编辑：池 楨）

and restriction of many factors.

**The Role of Local Regions in the Ming Tributary System: Seen from the Dairies of Japanese Envoys** ZHU Li - li

The Tributary System in East Asia was considerably complicated, especially the role of locality in Tributary System was quite variable. It depended upon the partner which Ming Court was dealt with. Though the effect of local regions in Tributary System seemed not very important in Chinese texts, it has been recorded in details in dairies of foreign envoys who present tribute to Ming cour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Japanese Messengers and Scholars of Zhejiang during the Reign of Jia Jing Emperor (1507 - 1567) as Perceived from Ru Ming Ji** FAN Jin - min

The book *Ru Ming Ji* (literally my experience in Ming Dynasty) by Japanese monk Ce Yan Zhou Liang who served as an envoy for twice to Ming became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 Japan communication. The book recorded in detail the life of scholars of Zhejiang, showed the mentality of them in late Ming dynasty and to some extent reflected the China - Japan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when maritime trade was banned.

**Foreword of Collected Works of Miu Family of Dongxing, Jiangyin, Jiangsu Province**

YU Wan - li

This paper briefly studies the origin of collected family works of Tang dynasty, the history of genealogy of Song dynasty and prosperity and change of collected family works of Mi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dicts, family instructions, biographies and poems are not only the literature of a family, a region, but also part of the literature of a dynasty.

**The Space Investigation of China's Opening Port in Early Modern Times**

WU Song - di, YANG Jing - min

There have been arguments about the opened ports, its opening time and proces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opening time and process of the 22 Chinese ports and modern custom to foreign countries. It also analyzes the attitude change of both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during the opening process as well as the interest conflicts and adjustment of relevant parties.

**Why Missionaries Study Sheng Yu Guang Xun: a restricted view of the manuscript archive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family** SI Jia

Based on more than 10 kinds of dialects about Sheng Yu Guang Xun discovered by the author in the Samuel Wells Williams' family archives of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this paper talk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tradition" - - - missionaries chose Sheng Yu Guang Xun as the rudimentary material of Chinese study. The study attitude and missionizing strategy of early missionaries are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es.

**Sino - Korean Relations in Modern Transition—on Letters between Li Hong - chang and Lee You - won** WANG Xiao - ying and QUAN He - xiu

From December 1875 to February 1881, Li hong - chang and Lee You - won, the senior statesman of the Cho - son Dynasty Ko - jong royal government, kept 17 times epistle contacts totally. The content of the epistle, which is the Key figures of the Sino - Korean relationship, concerned what goes on behind the scenes.